

夏峯先生集

一



夏 峯 先 生 集

(一)

孫 奇 逢 著

夏峯先生集本傳

先生諱奇逢，字啓泰，號鍾元，保定容城人。祖臣，嘉靖辛酉鄉試，由沐陽令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。居官以廉著。鄉里有長者稱父不振，邑諸生學使者以文行授儒官。公兄弟四人，兄奇儒，奇遇著名膠序，弟奇彥，爲武城宰，兄弟相師友，皆砥礪名行。少爲閭黨所推，公十四歲入邑庠，謁楊尙寶補庭，補庭問設在圍城中，內無糧芻，外無救援，當如之何？先生應聲對曰：效死勿去。補庭曰：此足卜子生平矣。補庭者，忠愍公子也。明年以高等食廩餼，十七歲登萬厯庚子京兆榜，與定興鹿伯順公善，繼爲友，以聖賢相期勉，不爲口耳章句之學，相與講習討論，取諸儒同異而發明考證之，中有自信人，卽辨駁不顧也。二十二歲丁父艱，哀毀成例，病喪葬，一準古禮，偕兄若弟結廬墓側，不飲酒，不食肉，不御內者三年，服甫闋，旋丁母艱，旣葬，倚廬六載如一日。督學使者李蕃具以事聞，特旨建坊旌其孝。公家固蕭然，值兩親喪葬之後，產益落，饔飧常不繼。邑中富室有願以金粟貸者，及邑長欲以事屬公，關白一言者，公皆婉辭力卻。每至絕糧，輒割郭外田易粟，一日與鹿公講學，自辰至日昃，蒼頭始持豆麪作羹以進，而食貧自甘。若將終身，以父母未伸一日之養，遂淡然仕進，從憂思忍鬱中灼見功在慎獨，隨時隨處體認天理，而名教自任，義之當爲，不少退避。邑紳士范薛等被誣，禍將莫測，公同鹿公跋涉風雨中，白之當路，始得平。天啓乙丙間，逆奄魏忠賢竊柄，毒虐忠良，左僉院光斗，魏科都大中，周文選順昌三君子，皆與鹿公爲友，於公有國士之知。當左

魏被逮時。僉院遣其弟光明。科都遣其子學淨。相投周文選順昌。寓書有一身作客同張儉。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。公義激而起。時鹿公贊孫高陽師於榆關。其父鹿太公出身營救。於時廠衛嚴緝。爲兩家子弟計。棲身之所。上書孫樞輔公求援。略云。左。魏諸君子。清風大節。必不染指。以庇罪人。此何待言。獨以善類之宗。直臣之首。橫被奇冤。自非有胸無心。誰不捥腕。維桑與梓。固浮邱舊履地也。遺愛在人。不止門牆之上。與歌黃鳥。昔盧次楸一莽男子耳。謝茂秦以眇布衣。爲行哭於燕市曰。諸君不生爲盧生地。乃從千載下。哀湘而弔賈乎。李獻吉在獄。何仲默致書楊遂菴。求爲引手。康德涵義急同調。至不自愛其名。浮邱廓園之品。固當直踞獻吉。何次楸敢望某等一介書生。無能哭訴。尙負慙於茂秦。閣下功德。前無遂菴。憐才扶世之感。諒亦有激於中。稍一幹旋。且有出德涵上者。樞輔隨具疏。以關門事。請入覲面奏機宜。忠賢聞之。遠御牀而泣。謂孫承宗提兵數萬。欲清君側。奴輩必無噍類。上卽馳旨止之。僉院竟擬賊二萬。科都五千。嚴期追掠。公深念南來者。未必卽至。且科都介節。家無以應。與鹿太公張果中謀。義助完賊。炎蒸策蹇。奔走數百里外。釀數百餘金。齎送都門。而科都已斃杖下矣。科都旣斃。僉院之追比倍嚴。公與鹿太公計。僉院舊爲屯田使。曾以十三場子粒爲定。與開永賴之利。又督學畿輔。知名士。悉拔高等。約鄉民凡十三場子粒。畝捐錢一文。可得數十萬。緡約青衿。各隨心力。或數錢。或一兩。可得數百金。於是輸者雲集。數日之內。義湊數百。甫送至。而僉院亦斃杖下。越一年。周文選又逮。其友朱祖文。先攜其手書至。云某以迂愚拙直。罹此嚴旨。雷霆雨露。均屬聖恩。在臣子只宜歡喜順受。弱子同來。因其中途患病。力遣之歸。所仗止

一密友朱完天。全賴吾兄爲爲覆庇。知不須多囑也。時伯順已從關門入里。與公計護。完天北行。復借力區畫。得數百餘金。送都門。而文選又斃杖下。諸君子之不免於死。虐饑方張。凡素往來者。皆鍵戶匿迹。無復過而問之。公急難拯溺。置身家性命於度外。而害亦卒未之及也。海內高其義。有范陽三烈士之稱。蓋公與鹿太公張果中也。保母奉聖夫人客氏。與魏忠賢相表裏。其弟光先。以時焰傾結士大夫。一時附其門者。恐後。恆欲延公座上。不可得。介所知。餽名馬。公曰。家貧不能芻養。復致芻秣之需。公曰。孱弱病軀。不勝騎乘。辭婉而確。卒不受。邑元儒劉靜修墓。在溝市里。荆榛樵牧。公過而傷之。倡同人建祠豎坊。歲時率紳士掃墓。復公舉邑前賢李伸。張紹烈配饗祠中。請於邑令。鄉之人得免其徭役。孫樞輔公督師榆關。鹿公與茅元儀參贊師中。樞輔數向二君言。公可大用。欲爲推轂。令元儀來商。謂先以職方題授代。鹿任。公曰。君與鹿君從樞輔。二君之才。二君之志也。某旣無其才。又無其志。願老公車。不敢借途求用。茅曰。元儀辱公。知身在危疆。公甯無一言教我耶。公曰。朝野所倚重者。關門一片地。將相不調。未有能立功於外者。君王士之雄。所朝夕共事者。二三大帥耳。倘有一見才之心。便不能容人。人甯有爲我用者。元儀佩服其言。後祖帥以疑懼東奔。中外驚駭。元儀鼓勵大帥。馬世龍追還。得和衷共事。元儀嘗自謂可不負孫公之教。而樞輔公序公家乘亦云。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。歸而飲譏。歸功於張仲孝友。啓泰實爲余孝友之張仲也。公爲當世所引重如此。庚午。御史黃宗昌薦公與鹿公。可當大任。請行徵聘。公具呈力辭。朝野重之。稱曰。徵君甲戌禮科給事中。王正志保舉公不赴。歲丙子。大兵薄畿輔。逼容城。公與兄若弟。率宗族鄉黨。

入城。鄰邑戚友奔集。依公者數十百家。時秋霖土堞傾圯。西北隅尤甚。公獨領西北一面。未築而兵突至。卽窺其圯者。公隨禦隨築。移時而城成。調和官紳。以濟同舟。倡勸捐輸。以保身家。攻數次。竟得保全。於時鄰近大邑俱陷。獨容城屹然。若金湯。巡撫都御史張其平。恤刑員外郎胡向化。俱上其事。奉旨加級擢用。嗣南大司馬范景文。以軍務聘公。俱辭不赴。時天下多事。鋒鏑時傳。人無安枕。戊寅冬。有兵革之事。公率子弟門人。入易州之五公山。族黨紳士依之者愈衆。公飭武備。輯人心。爲守禦計。誓神告衆。暇則講禮與學。誦詩讀書。修冠婚喪祭之儀。相恤相觀。簡而可守。於干戈搶攘時。隱然揖讓禮樂。遠邇皆服其德化。至壬午迄甲申。避地者三。有掃盟餘話。引田子春避地。徐無山掃地而盟之義。門人有雙峰書院。記其始末。鹿公講學江村。去公家三十里。兩公門人互相問業。鹿公沒。公獨肩學統者四十年。嘗攜家寓江村。發明大旨。寓定興之百樓者六年。又寓新安。又寓祁州。公多年旅食。不問家人產。而隨在能安。一囊貯米。屢罄。不見有憂色也。鼎革後。嘗病瘡瘍。國子監祭酒薛所蘊。以讓賢薦。兵部左侍郎劉餘佑。以舉知薦。順天巡按御史柳寅東。以地方人才薦。陳棐以山林隱逸薦。公俱以病辭不赴。因田廬充采地。移家於衛。慕蘇門百泉之勝。爲宋邵康節。元姚許諸儒高尚講學之地。遂家焉。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峰田廬。關兼山堂。讀易其中。率子若孫躬耕自給。門人日進。公樂易近人。見者皆服其誠信。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。不繩人以難行之事。聆其緒論。無不信聖賢之可爲。上自公卿大夫。以暨田氓野老。有就公相質者。公披衷相告。無所吝也。中州直指藩臬諸臺使者。嘗過夏峰。修式廬之禮。公田家雞黍。惓惓以民彝爲念。嘗云。匹夫爲善。康

濟一身。公卿爲善。康濟一世。某力不能及民。願公減一分害。民受一分之利。至貧窶北面有千里百里者。卿貳韋布不作岐觀。卽悍夫武弁聞之。傾心悅服。自勉於善。或有以始終瑕瑜爲公咎其濫者。公曰。與人爲善。論其見在。已往將來。安可必耶。公學以慎獨爲宗。體認天理爲要。以日用倫常爲實際。常言七十歲工夫。較六十而密。八十工夫。較七十時而密。九十工夫。較八十而密。學無止境。此念無時敢懈。此心庶幾少明。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。視聽言動無非禮。子臣弟友能盡分。戒欺來慊。此是聖賢真境界也。考訂諸儒輯成理學宗傳二十六卷。識趨學力。於此見其大端矣。公一堂藹然。一身粹然。當八十六歲之辰。子孫門人正爲公稱觴。公冢孫自容城抱其元孫亦至。五世遶膝。內外近百人。遠近咸以爲異。至天性孝友。兄若弟先逝已久。每觸其手蹟。輒爲涕零。當兩先人忌辰。慘容素食。九十歲後。猶孺慕如少年。生平尤篤友誼。故人子孫。飢寒顛沛。不能自存者。見之惻然。推解無倦色。而成人之美。終人之節。風化所關。自任甚力。如割股孝子趙廷桂。爲助其婚娶。割耳節婦孫光祚妻李氏。貧得其養。死葬以禮。邑紳陳可成。乏血孕。倡議立嗣。釀金經理其家。諸如此事。難以悉舉。自之衛後。有日譜。卷帙浩繁。宗傳外有四書近指二十卷。孔學使刻於大梁。余爲之序。四禮酌一卷。李居易刻於密縣。張元樞刻答問於覃懷。魏一鰲。常大忠。刻答問文集於上谷。余爲之序。公歿後。趙刺史刻書經近指於潞陽。取節錄六卷。孝友堂家乘八卷。舊刻於上谷。讀易大旨。聖學錄。兩大案錄。畿輔中州人物考。甲申大難錄。歲寒居全集。尙未授梓。康熙乙卯四月二十一日。終於夏峯。享年九十有二。前數日。不能粒食。整衣危坐。與門人子孫講論不輟。有考終錄載。

記甚詳。歿後，官吏紳士以迄窮鄉老幼，殘疾貧窶之人，無不奔走哭弔。門人千餘里，皆服心喪治葬事。冬十月葬於夏峯東原，衛郡六邑紳士合詞請於學使者，祀於百泉書院。容城紳士請祀鄉賢，保定紳士請同孫高陽、鹿定興、祀郡學宮。子六人：立雅、泰雅、望雅、博雅、韻雅、尙雅。女二：一適賈爾霖，以節孝著；一適楊士宏。丙子死，定興之難，奉旨建坊旌表。孫十二人：瀾、詮、潛、淳、浩、溥、沐、浴、漢、淇、濂、曾。孫廿一人：用柔、用霖、用桓、用楨、用梓、用樟、用模、用榦、用柱、用枅、用楷、用棹、用杼、用榮、用樸、用槩、用杭、用檉、用格、用檢、用耜。元孫四人：熠、烜、烺、然。

贊曰：論人者，常觀其忠孝大節，讀書其一事也。假令實行不孚於鄉邦，不超於斯世，而取道德之言以自飾，甯足以見信於海內之賢人長者乎？徵君弱冠廬墓，固已有王偉元之風，聲馳遠邇矣。及左、魏諸君子被黨錮之禍，一時知交，削迹遠遯，奉頭鼠竄，惟恐蔓引波連。徵君爲之求援於樞輔，贖金於衿民，雖未能出之死地，然當逆璫遠泣御前之時，其勢燄亦稍衰減矣。烏知非怵於王庭之揚也。然害卒不及，可謂善全其用者矣。累經徵辟，終不肯就，以孫樞輔之賢，至契好友而不能屈，蓋有嚴子陵、邵堯夫之致焉。其德純，故不求世知；其道隆，故不爲時用。易曰：鴻漸于遠，其羽可用爲儀。徵君之謂也。世徒見徵君乙丙之間，急於友難，以節俠目之，人見其講學於百泉之上，以爲追慕姚許，見其接引公卿大夫暨田夫野老，油油然無倦色，謂其和而不流，此詎足以盡知徵君耶？二氏之流，斷臂然指，覬覦長生，終淪幻妄。徵君不離人倫日用，壽幾期頤，子孫三十餘人，和氣盈庭，雖稟氣之異哉，亦有以養其浩然者在也。若其著述宏備，兼

總條貫。又出之緒餘而足矣。說者謂容城有三異人。言靜修、椒山、與徵君也。百世而下。猶將聞風而起。況親炙之。恐後者歟。余與徵君筆札往來。雅相善也。而終未之得見。今爲之傳。紀其實。以俟後之君子。康熙十六年七月上旬。柏鄉魏裔介撰。

紀事

先大父徵君公。舊有歲寒集三十卷。蓋六十歲以前所著。答問詩文皆載焉。嗣有歲寒續集若干卷。專載六十歲以後之文。而未備。答問與詩。則門人子孫各有鈔本。之衛後幾三十年。則有日譜。一言一動。一筆一墨。莫不詳載。然長篇單類。或又分載別冊。總之卷帙浩繁。難於彙成一書。歲戊午。壬子伯生過夏峯。率予兄弟子姪。傾篋鈔錄而去。與趙子寬夫選擇刪正。名曰傳信錄。自是先大父始有全集矣。獨是寬夫性癖。秘不以示人。雖淫等亦不肯令一寓目。淫戀之再三。止出示其序文。展讀再過。輒取而函之。淫因錄其概度之案頭。聞其歸已。另易其稿矣。今寬夫已作古人。而書仍不可得。或言其生時。曾以副本付耿逸菴先生。及訪而求之。舛駁脫落。絕不似經意。選訂者。且無序例。亦未審是其真本否也。但先大父及門士。凋謝殆盡。而耿子保汝。又經年病臥牀褥間。先子暨諸伯叔。或相繼去世。而存者復老病。不耐繙閱。淫每與保汝言之。保汝歎嘆。輒以其事見督。淫實逡巡不敢承。旣而自思年已六旬。雖所學未成。而侍祖膝者三十餘年。猶得稍稍聞其意旨。若因循衰老。心力頹迷。則書成無日。因於戊寅春日。鍵戶滌慮。逐一細閱。至仲冬。訂爲十四卷二十四萬餘言。計其全數。才十之二三耳。冠曰。夏峯先生集。存保汝之言。成保汝

之志也。其當與否。惜不得與之盡商。欲請正當世大人先生。而荒村艱於鈔謄。貧家又乏剞劂之力。適有舊梓工柏國翰等來。願減價效力。且肯從容陸續從事。兒子用楨。慨爲辦理兩年。始得告竣。嗚呼。回憶幼穉追隨。但見高年諄復不憚煩耳。茫然不審其精神所在。比檢點全書。始覺所謂六十至九十工。以日進而密者。似彷彿有所窺見。第是書成。不知果能傳其精神耶。抑可藉以存其面目耶。塗不能不撫卷增痼。且增懼矣。康熙己卯且月吉旦。仲孫淦沐手敬識。

夏峯先生集目錄

卷一 書

卷二 書

卷三 序

卷四 序

卷五 傳

卷六 誌銘

卷七 誌銘 墓表 行述 呈 墓疏

卷八 記 論 說 辨 議

卷九 題跋 引 啓 考 贊 傳 贊 銘

卷十 祭文 祝文 雜著

卷十一 詩

卷十二 詩

卷十三 語錄

夏峯先生集

目錄

卷十四 語錄

夏峯先生集卷一

容城孫奇逢著

書

與鹿伯順

仁兄寓宇畸人。古今絕品。弟幸生不後時。廬復接壤。其自待亦不敢後於常人。第目無史冊。腹無古今。志遠而習近。卻步欲前人。畢竟何益。所賴仁兄左提右攜。鞭其不逮。亦欲如明卿子與輩之在於鱗元美。仁兄豈無意乎。陽明先生集。弟讀之不忍釋手。是天以此老賜吾兩人也。何時相見。一快談耶。經世名言。因爲太沖攜去。故爾稽遲。

與蔣少陽

異哉。梁孝廉薛茂才之事。老父母固已知之矣。然得無疑。人言太過。而彼其之子。未必惡橫。若是與某等竊謂當日情景。人言未必盡悉。卽彼身受其辱者。恐亦羞向人詳道也。天理王法。眞屬大變。夫薛璫一小豎子耳。餘皆小豎子之奴隸耳。遂敢鞭笞孝廉。幽囚士子。於奉詔入試之日。尙可謂有世道哉。閹人之熾惡。斯文之喪氣也。台下風化。攸握名教。宗主值此非常異亂。定有以惡而成其愛。惟洞察其主謀者何人。

黨惡者何人。嚴爲拘懲。而置之法。庶穢汚刑餘之徒。猶知有朝紳。猶知有天憲。則扶文抑暴之功。高於千古矣。

與陶稚圭

緬想吾兄。日與諸豪傑士。上下千載。自不肯落當世第二人。獨弟厄運未除。自先君見背。遭喪者五。朝千悲而掩泣。夜萬緒而迴腸。日兀兀然待盡已耳。若使憂能傷人。恐不得永年。再接芝字也。

與田孔二廣文

聞詰朝欲顧敝廬。感刻何勝。第以父母劬勞之日。人子殊不忍言歡。況不孝焚燒在疚。痛二親之見背。哀吾生之多尤。撫時增感。情何堪耶。知己如兩先生。想有以諒我。先此謝辭。盛情已心銘之矣。

復賈孔瀾

承手字諄切。以不孝貧乏。艱於襄事。而爲此舉也。其愛我也至矣。第聞喪具。稱家有無。斂手裹形。未爲不孝。愚兄弟尙有先人所遺薄田二頃。雖曰無財。不可爲悅。尙不至委先靈於壑。親丈愛我。自計所以成我。竊謂此舉可已也。亮亮。

與張星所

天地間順逆浮沈之故。古賢聖通塞顯晦之迹。其間可喜可愕。可欣可戚者。不知凡幾。而惟達人。則坐照之。此關一破。將何往而不自得。以翁台素心道韻。方將欲吐胸中之奇。而聲施不朽。乃僅僅七日。京兆人

情亦險矣。然人情自險。我自閒。彼能去留我。豈能損益我。況功名之際。昔人謂之會。會者聚也。天下豈有聚而不散之理哉。譬諸賓宴。賓有三爵而去。進以禮。退以義。涇渭不淆。主客兩受其福者。有留連終夜。斗落參橫。叫呼醕餞。酩酊醉歸。甚或主賓交釁。兩有所傷者。此俱屬仕宦之常。然與其留連罵座。孰若三爵清白歸耶。翁台曠識。無喜無慍。得之夙昔者甚悉。乃不孝猶不免效世俗慰語。但恐此情一毫繫累。則衷懷畢竟不洒然耳。高明其謂之何。

復謝慕劬

惠詩及序。種種溢情。至冠以廬墓二字。殊令不孝輩惶汗無地。聞之古人。居喪者宿於門外。非時見乎母。也不入門。不腆先人敝廬。不孝兄弟受室之外。無可容膝。不得已而結廬墓側。暫免與妻孥相對耳。且報劉日短。侍母心切。敢昧至情。以賈虛譽。此則名教之罪人也。仁丈亦何取於若人。袁、劉兩父母賜扁。皆用此字。晤時望爲道意。

與洪振溟

一時有令甲。一隅有風俗。容之鄉紳士子。其一切養馬納糧。俱無異於平民。獨於頭役一節。從來得稍一寬。假令臨胸蓬萊二君。卽於宦途若拙。叨列賢書。素稱曲謹。明公得之於月旦者自悉。今其兩子青衿也。屢赴秋闈。志期進取。乃俱不免於大戶之役。卽此時遵憲勉應。恐後來授以爲例。北海有言。民猶子也。士大夫賢子也。愛子而當愛子之賢者。或亦養賢及民之意。古所謂君之仁者善養士。此實某等所幾幸於

今日而深望於台恩者也。

復袁曉屏

肩戶理業。忽聞剝啄聲。啟視之。則使者銜命至矣。光生几案。寵溢枝巢。自揣何德。辱老父母存注如此也。束鹿何幸。得籍福星萑苻一殲私心。竊嚮往之寬猛水火之喻。千古爲昭。卽非常之原。或驚俗目。然從來英雄任事。排衆獨行。事从論明人品。益見老父母忠實心誠。信于天下。謗書盈篋。何懼也。惟是浮踪寒影。未卜稅駕。謬承雅望。思飲冰焉。

與范懷洙

兄何時榮發。弟不及攜尊一餞爲歉。然我輩相知。止此一片真誠。可通千古。況同此覆載。同此照臨。不猶比屋而居乎。兄行矣。弟拭目以觀德化之成。處囊之錐。其末立見。諒非虛語耳。安化諭孔君。老練簡朴。亦風塵中翹楚也。晤時當自得之。

與鹿伯順

新春心緒。又覺不佳。壯齡去矣。無異東流。歲月居然有虛。比上不知彼蒼作何如安排也。懷洙兄行。原約月盡過貴縣。因家兄歸期未決。遂遲遲爾。易州事。舍弟以獨處一方。未免有離索之感。適值楊都君相邀。已諾之矣。清明前有客騎。驢驚蹇而來者。必孫生也。故人詢及。并此語之。

復賈太公銜怙

季夏三日得讀翰誨。宛見顏色。且喜歲與民俱無恙。先生之喜慰可知已。古人位三公。恨不爲令。今之眞實爲令者。幾人。江河日下。脂韋清深。每工欺世之小術。遂託時中之大道。一開口。一舉足。不問己慊不慊。但問人喜不喜。幼學謂何。壯行謂何。枉爲造物笑耳。以先生之忠實心誠。信於天下。眞學問當自有眞經濟。鄒陽士庶何幸。再見古陶唐之遺乎。不肖浮蹤萍影。黑貂敝盡。空此舌存。尙未卜稅駕何地也。

復許紫垣

西秦治狀。應首吾兄。天下有文人而不善吏事者哉。讀札子。具見實政。大約仕宦局面。旣得小民之驩心。何暇計上官之謾罵。旣樹居官之節氣。何須畏當路之厭薄。雖世路風波。而做人兩字。豈不綽綽有餘。與伯順太樸兩兄對讀之。清霜片片。襲人大爲交誼生色。況公論未必全晦。當自有有心人鑒賞焉。生平之奇。毋甘自鬱。弟還家歲餘。今來上策。棄留固未可知。而讀書之念。若將終身無憾也。

復宋小鳳

讀手教。字字是情。字字是理。是非二字。自不待辨而明。不佞竊謂情理中未免字字帶氣耳。對無血性之男子。此氣不可無。對配道義之君子。此氣不可有。何也。渠視此房爲性命。覺不可少。足下有此房爲贅疣。反覺其多何如。真多益寡。彼此兩爲愉快乎。民吾同胞。物吾與。誰非自家屋裏人。不獨得老氏退一步法。我之大賢。於人何所不容。亦見吾儒涵養之道。不佞對衆人。不敢爲此言。對足下。則不可無此言也。因夙昔知愛之深。敢以臆言奉復左右。